



館集卷之十三

四下屠



隆繹真著

會稽呂胤基充符選

書

二與錢淵父

使者以足下手書來兼拜賜惠綢疊中心藏之書
辭款曲託寄深心皦日青松足表明信僕亦有情
敢不拜嘉不穀結髮論交幾遍海內動稱管鮑輒
許椒蘭不穀信之霜降木落歲寒幾人谷風示警

絕交有書古人興嗟必也題門告絕無乃傷於不
厚乎要之廣交不如索居肯哉斯語不穀所居有
樓三楹樓前雜植卉木葛藟蕭艾梧柳葵榴無所
不有宅西復鑿一池如研池大池上架一亭僅可
坐僕一人春夏之交灌木陰翳細草幽香鳥語蛙
聲喧於枕席流螢蛺蝶亂我書几野人風味自柴
葉翁織簾居士千載後知此趣者幾矣不穀以此
了餘生繕性命又烏門君平供春有言君平既
棄世世亦棄君平君平亦世尚君平

乃遂幽絕即不穀今日亦爲不人苦長卿貧其
貧也所以閒曠今不穀人產安得脩寥闕寂
若此乎足下願與不穀爲石交霜降水落後政須
留得晚翠一枝是他日虎溪咲爻也足下努力尊
公傳宛在賦順寧冊子諸詩並已脫稿便付蒼頭
恐不足仰副知己春間承虎林見尋僕今歲都未
出門即宣州之行亦竟不果無從與足下傾挹新
安汪伯玉司馬適有書來云王元美吳明卿李本
寧新秋爲白榆社之盟招不穀赴之七夕前

爲一往并吊宣城君

抵虎林奉報書來會湖上
勿作會木盡願言

與錢次卿同年

自客歲別足下鹽官至今掩關却掃三月間將爲
宛陵行既而不果舍中有樓三楹樓前雜植卉木
夏日陰濃綠樹交乎牀帷黃鳥鳴於枕席不穀手
一編坐卧長日不知流光之冉冉去也貧遂到骨
此身益閒膏餅師多得錢本領既大心計轉麤乃
不暇唱渭城不穀四聲
絲不挂氣體曠怡
心骨冷寂名爲清福詎口不狀
沈之人得志則

不勝盈汰失意則無限凄凉不免矣足下性度
簡遠自清真人尚未弟
之縷緋要須於榮豔時

立定脚跟不作榮豔想庶後豐約喧寂視若郵傳

君家丈人郁先生精心大道定了手而去此後頗

有顯化不人間世浮漚石火都無足據維有此一

大事可超昆明劫灰不穀念念俱定默留雕虫一

障未盡剗除即此未剗之心便是生死之本可悲

也是下歛了此生只須以君家丈人爲法苟存

念世何妨功成身退撒手即是幸足下有以

去賢兄弟遺訊前後兩不相聞不殺私心恠之結
念足下長忱在大宅萬琅玕中風便惠以好音手
狀不悉

會邵開府

往歲前茅入四明辱先生不鄙夷不殺齒牙間肯
及之遂得因邵比鄰以交於下執事一見傾挹雖
古人寔交梓曰語合素心何以加焉未盡綢繆輒
爾別去此後遂杳不相聞野人頓故自其本色

承約過旬餘奉詣與第門久矣即煙火
相望隣家經季亦不一到從泛山陰訪戴舟賦
先生一念津津憐才愛士古人風調道民則以
自是下秋矣道民嘗為吏經下執事舊行部士
往徃能領使君寬仁博大當世鉅人長者非公
誰道民雖黃冠乎手中銀不律尚在它日請得
禱官野史書公德業風采以脩國史財擇七夕
有宛陵行當過坐頭啜茗清言而去公家逃

不去有梁上覆烏衣爾世情故然何足深論草草
作會手勒不莊

會陳道醇

聞足下遂謝去諸生黃冠入道矣僕見世之人身
都卿相紫綬華顛戀戀班行尚不肯避賢者路鐘
鳴漏盡一朝去都猶然搯擊攢眉妻孥相誚而者
諸生婆娑素領青衫故孟仄王之冠塵滿其上且
鷄肋視之蹢躅膠序乃足下少云青衿才名傾海

內王瓚黃流金華蘭省日暮遇一僧馬撒手長揖

雲霞問真訣於青牛繡丹經於白馬栖遲巖穴調

養元神穆哉清風高於膠廓陶都水陳齋夷携手

同車矣自非累劫修行夙植種智再來人胡能超

然若是又聞足下與徐孟孺同遇異人授無上至

真道要委若是即二足下故已書名上清其爲具

在了手無疑矣僕在下風可勝欽挹僕業離苦海

宜可畢志性命大事而上有老母下有妻孥本

一系身更苦范叟雲之貧無論抗命

五岳不可往即閉門息影蒲團之上而八口
寒駟人未免動念何者天上故無無人倫仙人適
者日學掩關兼營升斗嗚是不能遠出庶妻安可
焉也足下既脫屣人外便須捨命一戰努力大道
務在必成萬一蹉跎此生不了進退將安所據乎
此語并致孟孺幸深味之若不毅猶將膝行而前
敬俟下笈他日且稱北面弟子草略附報相望神
馳

與張肖甫司馬

檀州伏謁轅門蒙張先生推誠以色尊俎綢繆以
車騎送之塞外觀邊城戍飛閣浮梁健兒都尉
射雕於雲中匈奴右賢牧馬於城下諸將陪一昔
冠道人行遊埤堦問胡人遙望見百千成群稽顙
叩關而入求賞大將軍爲之開營門感陳兵衛人
婦人提刀走馬飛鞚劈青天而去七萃之士鳴
奪笏投石超距人人雄猛氣壓鄴下黃鬚兒羣
雞類伏鷲憎不敢仰視少選競起獻獐兔乳酪

牛西吏昂行犒胡叩頭謝謹聲如雷而黃

殷殷並作軍中開筵燕客客一黃冠據上坐諸將
以次列坐壯哉斯遊足冠平生先是道民脫冠挂
神武奉母氏出路河阻東逆旅蕭條風沙蔽面鬼
蜮窺人逐客牢搔之狀至無聊矣而先生時時問
遺不殺母子於卹中信使絡繹不絕長者之厚
卹不殺高義寥寥乎出古人不殺卽沉族漆身
其何能報先生曠代鉅人才走風雲氣包寰寓筆
叅元化文變虎龍運機如李衛公體國如邵汾陽
愛士如皇甫度逾輕財好義如二袁陽風流玄賞

如謝太傅嗟乎我高皇帝取神州赤縣於胡奴之
手氣脉旁魄深厚安得不醞釀若而公者翊運培
基以光天壤公受命而興揚勛布德僕一夫公
含質雖枉輒爾動念譬之肖翹感德於玄造而
造固不自以爲恩功德載國史姓名書上清非
生而誰先生登三事康四海功成名立矣拂衣
歸華陽黑水采藥青城訪道峨眉留侯鄒侯千
同調始信先生福德純備再來人也道民將母

清長日多暇稍檢括三教大道叅合考訂要於
同著爲一書將成矣道遠未能寄覽印正私中
結自出都門絕不通一字長安諸故人屬先生
在樞筦以故三年寥落片楮不將及杖履西行
可通訊而鳥道阻修魚書難寄慙負知己私恨
何會吾鄉王季孺編修至自北土云吳興董大
行奉使西川急修此牋索寄左右積懷良富繫牘
宣先生家食何似願盡指壯年經營四方之念
逐逐于宦晉李文靖家居一藥欄指袁公朝夕見之
未聞或以爲言曰我豈以是而動其心哉願先生
以文靖爲法遣累完真以證道度世下情不任
拳數千里瞻馳神越銅梁劍閣小詩題扇聊致
思隆再頓首

與董宗伯

某客歲薄遊吳興得因伯念今孫通賤姓名門下
辱明公開顏推誠與之抵掌譚千秋業津津如
若以不佞某可與於斯文某自知甚明結髮操
古弄家貧少藏書抄窺响雙二酉之

也君文不欲字摹句勦優孟古人好臨境寫態隨
物布形脫落皮毛鍊養神骨而才不逮心學不克
力以故速則傷易長則傷冗闕藻則浮騁氣則掉
鋪文則麗印格則踈流暢之意多沉鬱之思少一
時或駕千秋實難近頗自知斯病可得改圖而復
以年來雖心頃銷世味行盡形累既遣名根亦空
大道可奮清都不遠安事白晉雕蟲作王弼墓下
生活以斯欲燒筆研兀矣枯禪即名山不收文苑
不劉何害東阿之不如左元放也古軍之不如許

遠道也休文之不如陶通明也太白之不如
子微也亦章章明矣某自潯上一別歸便閉門竿
牘不通交游盡絕環堵蕭冷釜鬲累虛麥飯菜羹
甘心窮約不敢以八口千人自惟上不能努力文
章立名身後下不能拾取貴富快意目前第修身
寡過以還造化舊物夫石戶披裘於斯兩者皆不
用也先生以爲何如今孫北行掩關人坐不聞不
及作一語贈行茲王季夏編修人去便附此爲訊
長者春秋高美加餐自愛相望爲馳

會朱文臣吏部

半歲間兩奉仁兄手書。夫一投以羨幣，一投以白金。念道民寒無衣，饑無食，惠顧拳拳，分義深篤。弟自挂冠屏居，田野海內交遊，聞問盡絕。猷仁兄留神至此，空谷足音，寒暄煖律，事出常調，品高古人。中心感而服之，鐫以金石。弟季來貧，遂到骨泥垣。矮屋蓬蒿，滯徑蜂蝶，撲衣流螢，侵几塵。無毫塵戶絕履，綦奉道上真守戒。菩薩詩書禮法，票今周孔。日以清淨恬愉爲事，勸諭家人，悉遵淨業。不復生

不食辛穢，飯惟粗糲，菜惟瓜茄。豆藊間市魚鰕，安貧學儉，惜福寡過。蔬食青蚘，時有空乏。弟與老母細君，怡然安之。每至窘甚，便有故人遠遺，懇等文字，小致潤筆。絕處逢生，不令委頓。私歎造物巧妙如此。頃仁兄三金遠來，政遇舍中大乏時，嗟乎若其遂絕也。天故負苦心人，如不至絕，苟度而可。越分外將焉用之。余恠世人業廢大盈，求多不儻然不足，不勝勞皆起於不知分之過也。分則

富朱文臣吏部

半歲間而奉仁兄手書矢一投以羨幣一投以白金念道民寒無衣饑無食惠顧拳拳分義深篤弟自挂冠屏居田野海內交遊聞問盡絕默仁兄留神至此空谷足音寒暄煖律事出常調品高古人中心感而服之鐫以金石弟昏來貧遂到骨泥垣矮屋蓬蒿滿徑蜂蝶撲衣流螢侵几座無毫塵戶絕履綦奉道上真守戒菩薩詩書禮法凜今則孔日以清淨恬愉爲事勸諭家人悉遵淨業不待

不食辛穢飯惟粗糲菜惟瓜茄豆芡間市魚鰕安貧學儉惜福寡過蔬食青蚨時有空乏弟與老母細君怡然安之每至窘甚便有故人遠遺一文一字小致潤筆絕處逢生不令委頓私歎造_如巧妙如此頃仁兄三金遠來政遇合中大乏時_亦乎若其遂絕也天故負苦心人如不至絕苟度而可稍越分外將焉用之余恠世人業_處大盈求多不_心儻然不足不勝_勞皆起於不知分之過也分則大定而意外妄求無益毛髮祇爲造物嗤爾世人

貧乏者不少並未聞的然餒死鄆都泰山下病鬼
多餒鬼少不佞何患焉惟澤身登神保我霽光無
恙以還造化舊物如是足矣仁兄方見柄用願益
平心恕已慈善愛物仲寬遠滯進賢退不肖以積
三千八百功行書名上清當雖在位而行道積功
倍於隱約在下者當萬萬幸願留念儒者持論無
爲而爲不欲譁人天因果散應然積善積惡餘慶
餘殃宜足實茂明之虛犯休甫生受惡名死淪苦
趣又正雜書言在史冊神歸河都此君子之所以
日夜孳孳也不佞竊觀仁兄謙沖澀粹上善之資
故敢以此語奉納幸願留念不佞非脫手紅塵烏
能澄照至此故知弟今日非不幸滌暑方厲勉矣
節調不悉小集一部詩扇一握伴槭

畲黃白仲

張公子至自秣陵得足下五月書才藻連蜷分美
周至悽惋掩抑一言一涕信足下多才亦多情不
爾何以能感愴人若此嗟嗟白仲天之生才實難
數百季清英之氣乃產一白仲上帝生之貴歟

之終奔走漂泊作流萍斷梗耶而必奔奔之漂泊
之無乃非上帝生才之意乎若白仲竟成流落于
白仲無損毛髮千百世而下必有任其責者世人
頗以白仲豪逸跌宕爲口語嗟嗟丈夫有才必負
一片留中銜塊氣白仲試觀古來英雄人無論文
章才子卽名臣將相勲業載國史姓名書上清者
其終懷仁負義踔絕深沈爲國黃髮而其始恒多
瀟灑不羈天下大事斷非數米稱炭恭爾瑣尾者

廓士夫延陵通人淹識猶然未免此請何況當今
肉眼者流世乏寥廓相人白仲耶得不聖困如彼
才中下視白仲何啻在廊廡間而業以瓌竒取諸
在白仲可知南閩浮提亦庶矣乃無掌大一片地
可容黃白仲投足可不爲扼拏哉雖然男子墮地
辛苦幽憂數十年耳一朝五濁限盡揮手人間上
可入上清紫微爲掌書典籍之吏下不失蓬萊紫府
充明神都監之官生而坎廛不過一彈指間而
淨道遙當無量劫下視朝菌之徒僥倖據

貴富生爲妄庸死爲鬼趣真不止蝓蛄蝦蟆之與菘
合凡矣維當平心直氣澡行修身無自淪墜若恃
才作過積業過深則雖文如庾子山宋延清無棟
墮落也願白仲念之近聞白仲長公奉道從豪宕
亟返于清淨爲之喜而欲狂幸善葆此心勿有所
變易文人不難于省悟而難于持久幸白仲深念
之若僕則努力拚死一戰求勝定不甘心作地獄
中人得美秋間扁舟東下一訪弟海上道民雖貧
亦勤以晚粟苦賣與故人共之相望良切

與沈少宰肩吾

僕自屏居以來頗密修淨業苦結習難除性
了自念既不能宣力四方少訓尺寸顧此穉
身無毛髮事可託天壤虛生浪死亦大可哀乃
下中榮欲垂空文以自見又念杼寫浮華品
月終屬雕蟲祗增口業而靜中研討大道頗
見三教一理信其必然乃向來各立門戶互
論私心痛之竊不自度從

一且言之非維懇誠耳目抑恐不盡全
妙道微旨染蕭統之沉淪地獄何辭矣書粗成
敢出每五鼓初覺便欲取而火之或埋之土中
起復踟躕不能自割此書亦即爲道民之障不
美欲奉去先生一覽教亦復裴徊久之念舍肩
先生無可與語者竟爾塵一夕觀覽幸不悞大
藥石虛懷以請頃忝旬餘吊呂相公長君元以
郵典北上遂求二事大者志詔須得先生所爲
乃可持以爲介紹元已於初九日行待命於虎林
不敢刺促門下託僕轉爲從史維先生亮在

與馮開之

此月望後忝奴子烏衣巷口致一戔起居足下想
已達掌記矣弟園居習靜懶不出門聞足下暨諸
就李不審何日還虎林蒲團之業想日精進弟尚
苦容款門酬應喧恩潛煉畚緝時不敢忘須與足
下同知烏衣了出世大事把金剛杵以游於此
吾所之耳丹房已就秋以爲期

以復我九月一別杳不得見一字何足下之能忘
故人若此黃白仲麗藻絕代十倍道民道民每見
白仲伸紙含毫魂炁辟易方今擦筆爲辭賦者在
此君爲無兩往猶有文士賀氣跣弛自放乃今以
世路風波翻馬脚晉長公奉道壹返恬愉茲更可
賢耳此君作客兩都所交知頗盡海內豪雋猷以
不得傾挹足下爲恨薄遊虎林願執鞭以請足下
雖當息交絕游時乃此君者不可不與投分披誠
矣相見未期臨書良結

與龍君善

四月中有楚僧朝補陀洛伽還會附一書二詩和
君足下雲水遊僧不知何時達武陵爾嘗讀晉陶
彭澤所爲桃源記漁人深入桃花鷄犬居人杳白
成邨都不知人間晉藻甲子腥穢塵瑤厭畏俗物
再至遂迷其處使人神骨蕭冷魂夢清絕又聞
辰之間多青崖碧澗朱草丹砂仙真煉藥服食
托迹此中向見足下醇和冲挹翛然玄超乃今

家父子有並有出世之度落落穆穆如此神區
壤故當不乏高人秀民清谿抱郭流水當門異鳥
朝鳴嘉魚夜上足下黃縑白蛤與二三同心蹋軟
沙籍細草采決明於阮谷掇胡麻於上流今晉漁
人見之必以爲桃花下樹下吹笙客臨風念此凡
骨飄飄便欲仙去宜足下久眷仁樸不肯袖吏也
僕當爲官人時遊目八荒飛心五岳揮汗戴星直
稱俗物解帶拄笏差爲可見一朝拂袖江海進賢
去頭扶老在手震曰國中諸洞天福地何足不經

何目不覽尚平禽慶異代同歸矣乃今挂冠殆
三戴掩關塞竇未始出門跬步無論五岳即天
四明近垂程几尚缺一卷回面自慙僕豈其杓
人邪良以慈母在堂年逾九十兩兒一女婚嫁
期逐客雖已抽身諗人尚爾側目窺察之意何
大負須鶴觮望松蘿矣然僕頃亦有以自解宅
半畝園鑿一池如掌大池中多栽芙蓉繞隄雜
草著夏花跨水築小樓一間中僅可坐四人

上臨高城飛觀下走長江巨波僕科頭袒跣
卧其中薰風南來冷然颯爽手金碧黃庭朗誦數
過帝座非遠浮雲轉低鬚眉不小六合猶隘亦何
必減竦身日觀嵩陽之巔也海上距十洲三島只
尺舊稱神仙不死之鄉乃自安期先生留玉舄
鄉亭去後主人啗魚蝦菜麥倍父爾了無足與語
性命大道者歎尊公高明大暢玄風時過空明閣
劇譚二教妙埋尊公坐堂皇錚錚鐵漢退食跌坐
便是苦行頭陀以此稱滄洲吏隱可無媿色不且

足下天故遣尊公與僕周旋自非宿生之緣何以
有此更願再尋白榆之盟奚囊襍被流連日夕不
審於何地何時耳又聞君家伯氏雋稟特異恨
與一抵掌幸爲鄙人道之丁右武豫章男子與
投分不淺八行相訊乞足下爲僕親致之其書
封題足下讀一過乃送丁君陳司理久不肯爲
作書郵此公浮沉者過非僕能忘故人得伯
馬春傳書徵僕於秋間入新安與元美明

與于在武

別後風波大作子蘭謫屈登徒毀宋愬之天放
人早還雲壑身既無官歸又無家人言最苦僕
謂然無官固免呈礙無家亦省經營門葺之客不
來園中之蒿長滿形累頗盡心境泊如經卷熏
道人生事生平交知露晞星散或易肝膽或阻
河僕一切不問自譬如混沌初分時人與今世
有何干涉乎居恒桎梏進賢以放情五岳頃脫

致政在此時乃猶自

有說矣母年九十兩兒一女但勿非

家重也及身履淹穢心宅清虛家

不獨環堵墉垠即

少室天門上也何查足

居子也相仙吏此後山人久

吾那能使君

青必云

在雄心不除

落落于天壞好做

頭可其爾君鄉張洪陽學士道器卓

未免纏綿要終不如鄧編修專精

聞唯努力此一段大事圖滿功行

天性差澹嗜好都輕似可成進乃生

一障頗重墮在言語窠臼剷除未能

為差勝它文字雕蟲口業俟

管燒却筆研不復作文一仗無矣沅辰聞聞冬

砂可資服食龍君善僕故人又有右武在事道

宜可策杖直走江湘道遠不能裹糧相望為取

善為新都理愛民好士登弟怡愉畏壘庶系人

歌而家尸祝乃今其尊公丞四明郡仇厲守高

真味道竭力以勞民間遊神常在事外升堂視

屹如鐵漢退衙跣趺蕭然髮僧今者聲滿吳越

蓋有司之律令也武陵有此父子兩人哉

上矣足下觀風多

下須勸駕補吏必能匡濟明特母為烟霞所得
使君奴還便布此訊湘浦不乏鯉魚幸無忘尺素
與馮開之

足下亦復維特議邪世方求多於君子宜足下不
免足下性地了了沱影空花觀破久矣窠廓高翔
野羅未已世人皮相鴉之以腐鼠嚇鷄雛可笑也
人來言足下頃者益歸恬愉此學道得力處弟深
為慰藉又聞便欲長往弟則以為大道未然足下

被謫不過出為卑官爾足下業已為羨官羨官則
為卑官則不為能大不能小安所稱神龍矣願足
下以平等法視之西山挂笏不妨作王馬曹舉止
不佞與足下交義不淺矣向者綢繆纒綵雖云鍾
情太厚亦以室邇人便其勢則然今弟屏居絕島
川塗阻修蹤跡應踈始欲如體今欲如水割愛遣
情此亦一端吾兩人千秋之義定當不渝世人不
登謀以為耳餘不終蕭朱隙末也世人肉眼違
夫內信此心無動浮言弟

食提袂肘見矣而處之怡然於此亦有以自得非
種捭排者足下想能信之田叔人比便致八行風
便幸會數語八月初或出門得與足下傾挹不悉

與王恒叔給事

使者持書至弟政謝客閉關脩靜業以銀鐺扃戶
一童子進水飯家人不得見其面方調神馭罔不
敢多作寒暄語以數字爲畚仁兄得無訝其恠事
邪豫章金先生守道者以姑布子術客衡叔奉母
至孝爲母氏祈長生衡岳神遂遊覽七十二峰薄

暮迷道豺虎虵虺交路窘甚信步入溪山深僻
一人臨水踟躕投之忽不見更入篁箐絕幽處
而道者龐眉丹顏綠髮踞磐石上金先生扣扉
求願止宿一夕道者留之告饑下二蹲鳴
生偃卧大石見而道者踟躕通夕不寐所居
室凡因出爲家先生心知其異人也明日
先生術延年養母道者遂授以大道正

世大道蓋去歲壬元羨先生已先聞而修護
旌陽真君云後吾一千二百四十年間五陵之
富有地仙八百人出世而師出豫章以邵江
生塞驗之以其時考之政符今日而開化大道
豫章人奇矣奇矣衡岳兩道者一為王抱陽一
薛玄陽嘗對金君語及此事足下激朗冲素入
數凶舍足下而誰幸願留念無貽他日翻車之

開之昨有書來約弟中秋會於湖上且杖策渡江
去而李先生此時政在虎林足下能急馳詣四明
同行或徑如虎林遲我此機不可失也僕非孟浪
者惟足下深思之僕義不負足下且普度有情
之始願也佳篇卒業奉復墓記脫草諸不能悉

與唐嗣宗

彭使去崖略數行道寒暄而已乃辱遣使致書
事滿紙五詩精蔚光彩射人展轉迴環深心寄

杜門塞兌出則尋田父野老拾橡栗話桑麻以
於空虛眼中諸子誰爲歲寒足下年甚少交最
而綢繆婉變豐意搏心津津未已青山白首當
在茲乎願足下自愛足下挺叔寶之姿挾平原之
漆神激氣朗大自法器少年人乘一時鷗俊率好
詖宕自詭易流佻輕嗜好侵之丹元無主多致
墜如僕束髮譚軌幾終身失足少年場天故愍之
中歲好道從滾跌簸蕩中急回頭今日尋源覓

稍透露本地風光幸矣幸矣文人才子須
遠乃益可貴蕭家昭明子雲足法也最不
者叔夜嗣宗及李家青蓮居士彼其外
內存冲夷後之少年儁流不得其冲夷
備未有不傷於狂謫而無檢者世人多
是曰香山李供奉行家本色雖而
不廢繩尺便大夫所望以

石述一曰
不徒絕人精神滿腹今稍戢而回光
不王蘭以膏煎桂以香燒此老父之所以
生也僕聞之道心益堅世情轉澹矣僕頃得
於異人行之頗有證驗從此能空一切皇天
若心人敢附布之爲足下清虛一助吳越間
僕與馮開之失歡至比開之於到溉兄弟直
里開之至以此謫官可咲矣往僕在世路與
劫爲之性其密固宜今屏居曠遠以列情

事踪跡不得不踈乃彼此白首同歸心何嘗有間
而市上人好爲口語流播此何足損吾兩人毫
今且以中秋赴開之湖上約一以領略烟霞其
大道一以提挈肝膽少塞流言十三日携布余
渡浙水矣足下幸臨况湖山以傾三年積抱遲
遲之尊公前不及脩一牋千萬道意四詩奉
是童來詩之益羨綠羅一端白葛一端鉄如意

執伴楫

之知且參求出世之學聞扁舟方在茗雲烟水微
茫間無處踪跡竟爾隻履東歸僅留一書武原之
錢氏不謂逾年始達掌記猶幸終不至浮湛矣
自獻歲來杜門林石足匿迹殺光未嘗涉剡上跬步
路即海內舊所遊從亦不敢輕通一字甘心退處
於蒲閒寂莫為世之棄物畸人日向蒲團上靜討
白業調御身心緣久汨沒世塵未能頓明性地
簡緣遣累此中漸覺安閒似可進道所苦海孺近

無事知識訪問泰水昏沉掉舉時時有
者至自衡山以老氏玄關一竅虛靜延年之理相
授其行之頗有效驗中有此槲柄更覺蒲團越長
二六時中不生烟火昔嘗受教門下亦深知真入
長生之訣與金仙無生之旨稍戾有為之法終非
無漏之因但念既未到大悟大徹始從凝神葆精
延此色身可以究竟大事曩寫菩薩求金丹於
都水而通明先生亦受五大戒於鄒縣阿育王
未嘗不交修互訪政不必如

氏者水火戈矛也某年來參訂三教同處要其大
歸著爲一書成矣尚未敢以出示人昨沈肩吾一
見印可以爲深得祖師言論第未知先生作何商
量爾容負持虛懷以請其竊見先生直心體道慈
悲拯物弘通應世震旦國中宰官居士深入羸提
三昧方今先生一人而已馮開之見處超然通備
似持論太高頗少實際高明以爲何如先生以一
片菩提心普濟萬物功行充滿寰宇矣此行更可
淨染此世界究人天因證聖了道與他人冠進賢

徒取世資積罪業者霄壤敢敬爲先生勸駕兩沙

門西還

手勸此感不覺亂續惟先生亮在未承示
讀諸經次第法施弘多佩以無教

與周元孚

昨承孫文融枉顧云與仁兄把袂江干甚暢甚休
既出扇頭古詩歌讀之洋洋大雅之音令人飛動
追憶往時在山拳足下扁舟野服過婁江與太湖
瑯琊兩君子作平原十日驩不毅以長詩逆之可
上乃隔吳關只尺一葦不航臨河而返弟嘗作

亦罷相思乃令仁兄行役抵句餘句距四明六十
里而近何故不遂乘山陰訪戴興人生百年兩度
如此安用稱相知君實不然當是不穀誤信耳然
不穀一片古人心人以面孔來僕即吐肝腸以報
之人能爲到溉僕終作尾生以此之故皦日青松
累有隴履僕都置不問也仁兄古義卓然定不作
行路人伎倆所爲微辭相調願足下無恐不穀勤
心苦行慕道有年今幸蒙皇天垂愍聞道異人行
之有効從此赴湯蹈火此志不稔回頭視沙界紛
紛得失浮沉營枯起滅事蝼蠃蟻蝻矣喻邗相得不
穀書無一字爲畝足下乃爲之辭以足疾爲解夫
足疾何妨作書僕之所以累負約不至括蒼洞天
或者以此海內盛傳開之與僕交不終此大究也
畝不穀南歸過橋李私心念身既失歡當路棄去
鷄肋故人在事今彼努力赴前期高議雲臺踐
三事爲吾道吐氣亦快且無以不祥之身爲故
累以故望而撒手開之極力牽挽竟不爲

且聞今日從中有甘心不殺者安知不有聖風之
徒以此兩人爲奇貨乎僕是以匿迹自踈及遠接
海山益以蕭索開之累將八行僕恥無一字旁入
不答誤以爲交踈鄙書無說直達帝里爲開之之
冤祇堪捧腹開之世情極澹道業久深何至遂炎
涼感畏下同行路世人皮相吾兩人有相視蹉然
伯自始知洞庭雲夢江漢之美無盡伯貞直道如
蒲團行業蕭然頭陀與不殺爲方外交津津臭味
矣敢附以聞爲荆楚生色唐司理溫夷明粹日習
不殺居恒謂龍如金唐如玉郡有此兩賢譬之五
味矣所以知不殺足下爲之地耶僕日下有虎林
行便走宛陵吊沈君典墓恨末繇與足下傾挹所
以不至報足下兩度忘我也唐使君行手書爲報
不宣

與龍伯貞

某藉先生寵霧得遇聶師聶師親授大道

業已結胎成神了玉液煉已之事所未究竟者金液還丹爾此萬劫一傳非人莫授懷之五十年未嘗向人吐一字止以賣藥爲名人第知其藥有靈驗不知其爲近代鍾呂也累試某向道勤苦遂舉皇天大道疏奏上清遍告劉真蓋以授僕又以所煉神丹二百四十五丸傾囊見賜手書內修外藥諸訣臨文慟哭一字一涕傷知己之難遇大道之難傳也自念某肖翹微質雕蟲小儒一旦遇此至人擔當大事萬劫千生至幸矣度師之恩天高地厚矣某敢不日夜淬厲以求不負師恩顧念若非先生指引何緣得此希有奇逢漁父之恩何可忘也敬東向九頃首稱謝先生某在虎林得見一二當路悉知先生清身直道勤事愛民榮問休嘉知先生不事於身外浮名亦吾黨所愉快聶師以暮思歸遂已新都之行於此月十八日西矣與盤桓二十餘日馮開之聞而亦懷列門下共訂霞之盟并附以聞老母而下家居淒涼望先生道人一存問烏鳥私情言之皇恐

奉勗尊師

某自別尊師留武林又復旬日然後西行至湖州
遇故人石戶部楚陽留連兩日即走四安矣某自
蒙師指度以來身心瑩徹如再生一番行住坐卧
念念不離此事從此看世上塵緣一切等之泡沫
空花誓日夜操行洗滌以不負師恩得訣以後看
萬卷丹經字字通貫自覺歡喜無量師恩真等天
地何能報何可忘已與馮兄約明歲新春同至烏
衣巷訪丹房住一二月先了玉液鍊已之事日夕

在心但其係流落失意之人一時無可告語難堪
法財空手而來未免悞事業荷老師金丹傾囊之
惠極知上真慈悲不瑣屑計較但其既授大道
奧又領大藥數多以蚊負山自難爲荷耳言念
古度師之度弟子用情施恩未有若此之深且
者此必弟子與師夙世之緣每一念來感泣
矣偶與石戶部談及神丹之事石君以夙疾
欣然欲就尊師求却疾延年懇某數字爲之

千八百之一節也。旅寓修牋不莊不備容即
臨楮皇皇某再頓首

與石楚陽戶部

一夕清言頗盡千秋商確中竅破的足下句懷
然矣。雖古之王仲任張平子何以加焉。僕此行
得遇足下虛往實歸與登白岳並勝丁休寧賢
不減臨叩第今代厲相如多矣業日厭苦乃公
僕此往未免作葉公之龍耳。雖然道民方悔恨
不解事妄字長卿不欲託文園慢世慢世之迹

何如井丹高潔王子猷輕薄其言不足據也。僕從
授師真大道後已易字建初矣猶恐丁令相如我
有如倣一日三朝故事乎。僕當有鑿坏達矣。聶
師書奉去弟儻得與開之同攀仙鶴甚快

栖直館集卷之十四

四明屠隆綿真著

會稽呂胤基克符選

書

與汪伯玉司馬書

衡岳遇王薛二真師授玄關一竅大道者豫章人

金虛中先生諱守道以姑布子卿術流衡州事

至孝為衡士大夫所敬信為母歲朝衡岳神

過二五得道其事甚奇詳楚

中後於虎林遇喻隱雲李海鷗二子知金先生
道苦求之稍傳初機李猶敦實喻江湖佻薄無行
人也一聞金先生訣急走東見王鳳老盡匿金
先生而詭言身自遇仙王鳳老得而行之氣機輒
動遂以爲奇劾也厚爲解裝而竭力飾譽薦之諸
公同表白金數百遂買美妓置變童爲媼後今復
垂裳蕭然東走海岱矣李海鷗渡江來訪僕句甫
僕受其訣行之亦有效喜甚故遂寓書報先生李
故未嘗索僕厚謝僕亦自貧子無以厚李君也然

僕頃抵虎林屬金先生政在虎林以喻子以道射
利爲傳非其人恐受大罰徬徨市廛者兩年冀傳
一人以贖前罪遇僕市上一見相許遂盡傳此道
初機後手始知向之授喻李二子者甚略且訣尚
未真無論其他卽所指玄關一竅其處所亦未的
柰何輒偃然爲人師而誤人小人之不畏玄律如
此人身十六以後一身皆陰無陽耗損久矣無以
補之而徒以妄心運令上衝下走愈散愈勞又

日疲倦若所謂庶氣雲雨行霧散若風雨薰蒸蓬
四肢及河車不敢暫留得甘露洒心醍醐灌頂風
騰浪湧龍吟虎嘯皆是得大藥後事非初機便如
此蓋得大藥後鉛汞相投真炁充滿自然有此運
行溫養沐浴聖胎自成未得命蒂先天一炁未入
身來身中所有陰精而已又久經破損之後一旦
以意識提之東奔西走真炁何由而全聖胎何由
而結有日疲勞病患爾金先生所得實大不然此
處願先生再作商量僕以從幼勤心苦行頃者爲

年不下六七十歲玄髮如雲朱顏如玉七歲喪父
輒知訪道求師稍長累遇上真聖師授以鐘呂子
馬張白相傳嫡派金液還丹大道蓋其道以虛靜
無爲爲內修以煉天地人三元大藥同類真種子
爲外煉而究竟了事以採取先天一炁爲水中金
爲大丹頭以超出三界此公所遇乃一當朝大
化聖師自受大道以來凡經五十餘載未嘗傳

丹活人其所賣丹乃煉僅至二三轉者遇病皆
不問何症有疾則却疾垂死則接命無疾則延年
所活男女殆三千人矣此道萬劫一傳單傳心印
不知僕有何緣偶然一遇輒蒙此老印可以大道
見授又賜以丹藥服之輒改形貌見者駭問矣僕
頃以吊沈君典墓出門道遇真師一語授機在虎
林追從一月師乃別去而僕始西征留吳興者三
日留桐汭者六日今由吳興陵顧念不佞受先生
在交遊中爲最深而師弟一病奄奄殊可憐

憫家師之道與其神丹必可起之僕知而不以告
爲負先生又恐先生及君家仲氏遽信不及也故
爲言其顛末甚詳如此僕夫既具言之而信不信
視君家之機緣矣蓋此老鉅家七歲好道尋師求
藥破三萬金數十年來活多人所得亦不下萬金
悉以廣作善緣不入己橐故宜擔當大道其品良
自不凡矣先生誠信而欲訪求之僕之力能爲訪
求者幸見財譽得先生四月手書云秋間

大邦之望今聞其事遂已故裴個岐路
敢請令蒼頭代布僕自授此道身心拔滌塵緣
掃空已如死一番相似今且謁白岳王虛大帝便
道或得訪先生尚慮不果故有此訊道民作觀錄
譚所為知已幸原之

與丁元甫明府

四月間得足下花朝書感故人相念苦無西來鴻
鯉無繇致素書為報私心馳結八月抵虎林遇方
外異人同栖吳山通玄觀講究度世大道掩關一
月始從吳興走桐汭吊亡友沈君典宛陵四野

霧一丘藜菴霜風淒緊孤兔雜沓僕不勝西州山
陽之恨杜少陵云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悰可
知已宛陵遇呂王繩法曹梅禹金文學及二三郡
縣大夫盡睚布衣開尊下榻遂被留一月急欲一
登白岳清絲絮服朝王虛師相然後下與元甫把
臂譚玄信宿而去晤汪伯玉司馬復修白榆社明
方欲別敬亭問天都山路乃聞江使者行部輿給
薄書期會執掌可言呂法曹輩亦以此相留故

車行日僕杖屨到門夫故

子以八行相聞幸爲道民屬王虛觀王赫香
以遲野客向者足下書中願爲僕作白岳王人請
了此一段公案明府以好士聞客頗多矣道民一
瓢一筭當不復爲安邑累朕僕聞之道路之口云
丁明府仁心體物折節下賢騷雅工文精勤視事
遇客頗豐約已良苦謂爲近代踔絕遐軌往不佞
往實似之足下儻肯許我同調乎賢鄉人石戶部
亦雅知足下託致一書先此附往

與黃疇人秘書

七夕別足下句餘昔與孫上相別潁水之陽孫生
天上會合人間別離此兩語感愴千古永垂名
不意今日復見於足下七夕長歌何其深沈死
也輅車西還吟東閣之詩訓西堂之詠宮羽相
填篋並奏人生此樂可以忘死不佞弟八月渡
剡江栖直學道與烟霞人坐卧三茅紫陽之下
一月始趨死陵哭故交沈太史墓得與呂
青定交其人溫夷粹白玉瓚黃流品

以乘有此異寶恨足下客越不見此君餘子尚
碌碌數中耳弟業剗心息游乃復爲夫夫講載書
刑牲之盟誠嘉尚其德義欽挹其風采也君鄉先
文臣吏部與不佞交最深歸田以來海內舊遊
問都絕蹶此君捐書捐貲時時來不佞心感其人
高其義嬾不能更削一牘爲訊幸道相念弟所
授道度師其人在滁和間賦歲頃與開之同往
蒲團之業或便過廬江訪足下請以花朝爲期
然君其尋我烏衣巷口因呂使君云且遣訊足
故留此書南鴻有便無忘素書言合我

與呂玉繩使君

伏讀足下手書沾沾度世大道爲之喜躍不能
人間世萬緣起伏物屬泡影無常蹶一點秀
爲真我水清珠現塵淨鏡明漸到神无打成
跳出陰陽直超三界男兒墮地何恣以千萬
身復爾淪落散入諸趣去凡夫

不能一偏是下託體相門蚤擬青紫所不足
非富貴也願言從二六時中四光返照善操靈明
勿使一向逐外邊散走遇休暇便習坐禪定內外
兩忘心境俱寂自然神氣漸合金木交併其訣在
靜定中稍以心月下照下丹田及氣海兩腎中間
綿綿若存勿忘勿助元氣漸充從此可到全真派
路足下青年釜甌未大破蚤肯回頭方之衰敗之人
功當相萬更須常以公虛惠和莊敬褪身處事
明愛佑可合至真僕頃者神氣相守世緣盡空所
不能忘情惟有俯仰八口今日得仁兄相助堪
半歲資糧助不佞成道者宰官也功德不數小
芻蕘之言維足下裁擇一書寄黃白玄秘書錄
之記至

與劉誠意

不佞往在荆襄嘗通赤蹠各吐胃臆遂定種
荒湖海取逸廿年尚未成握手人生會合
致未獲全跳身入外得訣環中美君侯德

頃走宛上哭故交沈君典墓從蕭寺遇法極憐
既解空觀蕪悟玄宗金丹度世大道得真師正傳
其人醇樸徵朗支道林薛紫賢之流也大道將成
志立功行將建脩涇縣大橋拯物利世屬不佞爲
持之以募化金陵句曲間念維君侯特達䟽通道
器卓然故遠投君侯爲人檀越乞以力興勝事
濟衆生爲願身作津梁功德無量君侯儻有志
訪性命之學此僧可就問也手書仰陳并致謝

僕明春有白下之行常與某縱譚十日而去

與元美仙伯

去歲得先生手書且貸金爲寄以養小人之母陳
高美此後尺素彼此杳然忘情息念庶幾臻乎太上
繇然何得不數以先生道義之盟往來曾懷所以
通械鴻鯉無使爾喻隱雲投道金元生實有未盡
行之恐難了手願先生再加叅訪某于九月業過
生于虎林盡傳衡岳真師道訣始知喻君所聞

金先生轉授乃遂匿金先生以身當奇遇此
先已壞矣奈何譚道嗟嗟金液還丹度世超劫聖
師口口相傳當今已實有其人其以積年苦志奉
遂遇之而北面走其下風矣先生儻欲聞之乎僕
願身爲介紹乃金先生亦雅念先生欲相就印正
維先生深嘗之東川召命數下恐高卧不穩矣紅
塵中故自不妨了道不知先生作何商量乃區區
之心則終願先生以司馬子微陳圖南爲法何如
何如頃以過宣城吊沈君典墓偶遇法極師精進

禪觀無得玄宗性念雙修大道蓋已遇真師薛紫
賢之流也大道將成志立功行以涇縣下坊渡河
廣水險歲覆航溺人欲建鉅橋以利濟衆生屬不
佞爲疏文將遠募吳郡吳郡大檀越堪爲法師主
持勝事者先生一人而已故今遠授靖廬幸維財
營某留宛一月矣歲復行暮且從新安一晤注可
馬而去明春或當訪先生山中不悉妻語何以
書抵敬美白門都無一字相合當在由奉

與梅禹金

宛上一行歌，苦得與足下周旋。酬十年心願，留連
一月半醉君家。平原款洽，似為倍之。賜甚，賜甚。郭
門一別，大白黯然。獻歲西湖之約，幸存之勿忘。孤
山六橋縱覽，烟雲水月，然後連舫過金昌，並轡秣
陵。紅板酒催平樂，花宿杜陵。道民以衲衣斗笠，涸
迹其中，良亦快事。方今握管鑄辭如雲，大都施朱
奪粉，曠莫光耳。賦足下傾城絕代天質，自然豐意
無所不備。外無乏境內無窘思，五音並宣，五

采並馳，僕所醉心。今世罕見其兩願足下，自愛。僕
觀足下頃欲學三河少年風流，自賞津津得意。似
且老吳門白雲鄉相如措大，得一文君便沈酒。僕
首古今人有才必有情，殆相影响耶。司馬憐世，
吟風華猶映人，要不失才子本色。然丈夫生有七
尺包舉乾坤事，有不止此者。足下袖
尺，長卿不足當文君，一隊暫寄興

區區之志願足下

數原稟奉選耳使君且使使送廣親子至新都只
平勿忘寄語

與丁元父

不穀往從四方士大夫口吻知元父海陽治行
等比入境内父兄三老輿頌盡悉元父治狀洵從
古以來所未有夫中牟桐鄉循良茂矣文采或
懷邑清河風調勝矣吏道多踈鈞鉅擿發者易
不之濕寬慈惠和者常短於威稜戴星櫛雨非

勤事右文之風葳如開門置驛號稱好士驗首之
情靡切缺隅缺裾寸長尺短故世未有能兼者
今觀元父所謂間氣非與元父少標黃童之譽
闖揚馬之堂洞庭雲夢甸吞其故國倚相屈宋
掩其鄉人亦既淋漓汎瀾有聞當世矣又傾益
交揮金結客逞遊金石固於桑陰椒蘭成於
若入皮相之眼元父故是居然一俠節亦士
其結在出宰擢牘臨民百務犁然細大畢

種汗暑屬寒暑無間夜分視事昧爽辱食又前之
以啗石之風沛之以救大之德務存簡靜蕩滌煩
苛息訟去爭與民休暇又慎內閉外清虛好道止
無其根木之地如此其莊嚴純白則
國家富乎權蘇蘇治安胡至敗乃公事天生元父
豈非爲人物之楷模有司之律令乎嗟嗟官人而
貪姪殘酷謝絕亦亦行惟魯關葺孜孜元丞相
假介莊心懷爽曲外飾廉謹內存營私傲拒屬不

託之介特而奴顏以媚上官抑絕寒峻託之公忠
而厚殖以傾天子寧得置於小民而不敢取忤於
當路寧獲譴於神理而不甘少損其官譽循是而
獵清華都通頭黃金萬鎰良田千頃甲第如雲僮
奴成林揚揚得意則丈夫終身事足美人皆鄙細
之渠亦甘心焉白名爲俗吏則無柰渠何天下事
往往爲若曹敗壞顧安得元父盡布列中外惠
黔庶固我皇輿也世有以俗吏爲可媿而翻爲
圖以元父爲足法而延首景慕則僕此

揮汗栗膚寒暑無間夜分視事昧爽蓐食又前之
以驗石之風沛之以敦大之德務存簡靜蕩滌煩
苛息訟去爭與民休暇又慎內閉外清虛好道上
根本之地如此其莊嚴純白則

國家當一治安胡至敗乃公事天生元父
豈非爲人物之節慎有司之律令乎嗟嗟官人而
貪孃殘酷亦有惟魯關茸孜孜兀兀類
假於莊心懷爽曲外飾廉謹內存營私傲拒賓客

託之介特而奴顏以媚上官抑絕寒峻託之公忠
而厚殖以顧妻子寧得罪於小民而不敢取忤於
當路寧獲譴於神理而不肯少損其官譽循是而
獵清華都逼顯黃金萬鎰良田千頃甲第如雲僮
奴成林揚揚得意則丈夫終身事足矣人皆鄙細
之渠亦甘心焉自名爲俗吏則無柰渠何天下事
往往爲若曹敗壞顧安得元父盡布列中外惠
黔庶固我皇輿也世有以俗吏爲可媿而翻焉
圖以元父爲足法而延首景慕則

存矣嚮者僕而爲令雖不足望見清光之萬一然
其宅心處事視元父差不相遠以此竊不揆度欲
自附於同調不覺譚之津津若此前塗遠矣願元
父益自淬厲善建雲臺之業永垂竹素之聲然後
撒手歸來登霞躡影僕請爲元父先揮片石於祝
融七十二峰上今日霄藻之事子爲政山林之事
我爲政各爲其所欲爲孔明不學龐公圖南不羨
垂崖龍蛇之德惟其時爾雖然它日際行走下風
而問道僕則端坐空空同子矣一咲

與黃白仲

去歲留死陵一拜日夜望足下來久之所
修只尺之書專使徑走白下奉逆
不得報云不疑且從虎林趨吳門晤王
吳門過秣陵取道死上苑下遂裏種直
不數人書空返爲之惘惘心
有專逆之使招不

不見或乘輿問山陰之權僕過而停棹物色
亦又不可得茫茫宇宙北來南去萬物如沙
見知已上窮碧落下黃泉何以異清虛道士
三郎命尋楊家阿環哉黯然黯然獻歲來念
或已抵魯稽政欲遣一急足偵足下乃王家
得足下手書始知尚留滯異門更聞足下向道
初長齋猶佛供蒲作供衲子為侶皎皎壺水來

人使人益以欽挹昔謝康樂自謂得道須慧業
人遠公以其心祿不收入社陶彭澤清虛簡遠
嗜酒一癖成佛尚難古公文人得道歎有晉葛
川梁蕭子雲唐陳陶本因南先生數公而已公
下酒德既淺又絕去醲醑沖虛澹寂至於遺世
累通備擺落此又自足下餘事從此入道如箭
僕近授金液還冊道訣行之累月神氣交輝道
光景猶苦俗務微纏未能盡却終道

初未有期也維足下念之足下寓吳寥落吳地
自百谷而外恐無人矣

與王百谷

昔人云井井蒿絮不如相如慟世斯言過矣僕自
猥陋細人尺尺寸寸者生平慕香山端明之風而
不敢為叔夜嗣宗之放世人好刻畫屠生多過其
膏煎無他虛聲為祟耳而吳人士尤善刻畫畫同
從市上兒三寸舌端度歲月可不謂難矣渡江不

數百里則曠昔諛夫儼然在伯詬塚傍耽耽其
循循其口未已也而平日側目屠生欲甘心焉
明知彼夫無狀故為吠聲僕誠畏之以故四
間閉影滅跡不敢西踰吳會跬步路吳中佳
水盡於酒樓紅樓白閣名香好茗圖書古玩
酌至何物不佳而歌以異其人之口故次且
何能示生中豈亦自許生東

王先生可勝邑邑王先生
大可無慮西陵衣帶水道民頃微天寵靈授令
還丹大道行之業有効不爲市井兒所寬幸爲
人聖師所收足矣足矣王先生願聞其說乎請
裏糧以東遊奴盜物而去公謂是故人之弟同
何論其弟即當時足下故人亦不難負足下者
下厚存之大自長者事天欲王先生貧到骨然
入道易耳白仲遂長竺奉佛可謂撒手好男子
吳門窠落甚微足下念之幾何不作阮公之泣

大乾坤無尺寸地可容黃生投足五噫之歌時事
非復東京比僕所以日惟學袁夏甫坐卧土室中
耳

與劉觀察先生

不肖隆不得奉候尊師起居經年矣挂冠以來
絕世事日惟杜門守靜調攝身心研討古人清
之學與人間世似隔弱水蓬萊卽海內舊交都
離離東越距西川數千里巴江雲棧望在天表

惟手記書每靜中

師開府海上時略臺官之賢下縫掖之賤倒屣談
榻俗札授簡飽蠶繅於內厨遺酒炙於母氏而又
使公子連牀僕奴飛觥每奏一篇拊掌擊節高山
流水泠泠賞音其後柄文者希權相音摧折東南
青衿之士不憚吾師游揚大過故抑不以收師至
扼腕義形於色不肖雖百艱始得入鎖闥是歲竟
獲雋南國師聞之喜而欲狂謂其身與其子之獲
雋時未至若是之愉快也無何而不肖遂起家而
爲今今寶衿莊勅謹上守三尺下惠黔首期勉自

建豎以不負生平鮑子既而幸藉寵霽爲今大
得逃於大罰遷儀曹以去爲儀曹不滿歲而
擯之從官削藉爲玷知已然不肖竊自度
來非其情實卽古好脩之夫或皆遭有之夫
辱高明當信曾參不殺人不肖何愚矣政
怒門者報有人至自西川急出訊之云是
送本親之官嶮縣便道過此初疑有人

相聞已而細問師履歷

夫司馬錫察司馬齒牙間拳拳不自不自恭亦
知司馬深矣幸并道不肖傾挹師林居想清通
卽君德業大進物繫結念江鯉有便無忘雲杜

與陸司寇

去歲先生送兩沙門住阿育王寺辱以手書訊
民且屬道民作阿育檀越某故食貧無能以財
歌有皈依一片至心爾沙門斲還樵李手裁短
奉報想已達掌記秋九月中嘗抵武林遇諸道

人與開之同北面師之授其金丹玉液大道
玄一月乃別開之禔宣城吊亡交沈君典太史
止一月歸而遇汪司馬以使者來辱暫過之
留一月及買東還溪舫迫除矣以是不得過
生靖廬頃聞東山召起天路邈遐延睇關門
可勝悵結四方水旱載道饑傷天下將有故
有道長者以菩提心行豪傑事深思善計福
元道民一頂黃冠跳身物外世務可不復

之流也饑甚欲就食留都求某爲之地道民亦
苦餒不能活寒士走留都人少借交念歎有先
長者可投渠志不過欲得童子青氈館維先
菩提心稍念之幸甚幸甚

與秦君陽

去年春仁兄復北矣旅食不萃若何無論桂薪
粒貂裘且敝馬卿苟得狗監難逢留舌示山妻
昔蓋代才猶然歎之干時之難可知已弟年來

道脩真頗有吉祥光景所苦家徒壁立俯仰累
獻歲以來陰雨連三月不解花朝以後始見梅
上巳以後野莠猶蓊蓊耳並海饑饉杼軸盡空
女衣冠之族未免行乞道路甚或牽引自盡半
溝中道民臨食廢箸仰屋而嗟未能携家就秦
避秦處爲之奈何三吳亦然時事大可憂敬以
之執事所爲知已幸勿宣之它人漆室空憂
人笑且悲矣頃人從梁溪來知師母及嫂夫

青紫光榮阿翁也仁兄何時歸來慧山中弟即
披裘策杖相隨煙水間何苦戀長安鷄肋弟出
門四易寒暑都無一字入長安舊遊隔世矣
此槭不必爲諸君道新安潘景升太學者知名
也茲從四明入都弟時時向渠道足下千秋高美
向風景慕幸與之交才華風調來映人知足下
見心賞

與王恒叔

客歲以九月出門如宛陵哭沈君與墓虎林偶逢
方外至人一見收錄授以道訣餌以上藥同栖隱
通玄道院者一月導師別去乃西抵宛上而沈公
子正忙方入楚赴丁右武之約弟待之一月不至
匪敢傳道還虎林適汪伯玉丁休寧使使來迎
白岳之綠勉爾赴之復盤桓海陽者二十日急
東下裝歲暮矣道路浪傳弟業隨方外人遠入
天降喜可知已此後出門

一室中二月晦吳門王百谷使者來於
知足下挈室而北守歲金闔恨弟初歸不能遣人
物色追送行李聞之黯焉心斷春來海上陰雨連
綿斗米一錢有奇蝦菜俱湧貴數倍往年遠近嗷
嗷饑殍滿路良家夫挈其妻母携其子行乞於市
伍面羞澁莫忍相視行乞不得食則鬻及妻孥或
雉經赴水強者百十喟聚以借貸爲名行劫富室
豈惟海隅聞之二吳百越全楚之間無不被饑傷
者而吳爲尤慘嗟嗟時事至此臨食廢箸淚下不

收弟免矣蒲團之上足了一生不得已則尋深山
僻絕處僕爲秦役夫而妻爲秦毛女可以自全歎
念足下爲人弋出天下事方賴公等幸善自圖之
新都潘景升太學從四明北上便布此牋景升爲
伯王司馬門人博學高才詩格在黃初大曆間爲
人通爽自喜慕足下當代文衡道宗欲以執鞭從
事幸門顏以納之老母今年九十尚康強無恙而
兒子初授書塾師敬附以聞之執事者道民奉
金液還丹大道頗有水火既濟金木交并尤

不獲塊處一室中二月晦吳門王百谷使者來始
知足下挈室而北守歲金匱恨弟初歸不能遣人
物色追送行李聞之黯焉心斷春來海上陰雨連
綿斗米一錢有奇蝦菜俱湧貴數倍往年遠近嗷
嗷饑殍滿路良家夫挈其妻母携其子行乞於市
伍回羞澁莫忍相視行乞不得食則鬻及妻孥或
雉經赴水強者百十哨聚以借貸爲名行劫富室
豈惟海隅聞之二吳百越全楚之間無不被饑湯
者而吳爲尤慘嗟嗟時事至此臨食廢箸淚下不

收弟免矣蒲團之上足了一生不得已則尋深山
僻絕處僕爲秦役夫而妻爲秦毛女可以自全獸
念足下爲人弋出天下事方賴公等幸善自圖之
新都潘景升太學從四明北上便布此牋景升爲
伯王司馬門人博學高才詩格在黃初大曆間爲
人通爽自喜慕足下當代文衡道宗欲以執鞭從
事幸門顏以納之老母今年九十尚康強無恙而
兒子初授書塾師敬附以聞之執事者道民奉行
金液還丹大道頗有水火既濟金木交并尤是

錄若斷大事當了并附告知已餘不敢悉

與龍伯貞郡丞

去歲大潦年穀不登人春久寒積雨傷麥並海民
人十室九饑山澤野夫頗食草根衣冠子女行乞
於市甚而求食不得度數口不能相保雉經自盡
夫鬻妻父賣子者更比比有之蕭條慘苦之狀使
人傷心酸鼻道民身不能化爲錢穀周徧沙界雖
廉粟乎一日猶不廢三餐臨食投箸衆生饑義
無歸飽食恒減食與餒者分饑明公宰官身有苦
提心何以救荒活此邦父老子弟新舊稅糧湏暫
停征百姓救死不贍何能完官租明公不能以一
官縱百姓湏更無死

與龍伯貞

昨晨起門者報有里正二百人叩門求見僕其
蓋求覓緩征糧以僕雅受知於明公故相投耳
辭不敢見而心實憐之道民反復思之身既
宜亦避無與外事而一片慈悲

而道民既受明公一日知何可過避瓜李不少
傾葵外孤百姓之心內違匹夫之志故復冒而言
之言之而納與不納是在明公矣此時百姓饑傷
甚矣村落之間斲草根而食矣良家子婦行乞於
市矣計出無聊者雉經自盡矣強者不肯甘心餓
死夜則竊書則掠矣此時此景百姓救死不贍何
能完納官租僕嘗問爲今非不知簿書徵會急於
星火顧視百姓力竭矣無可爲計新糧舊額宜一
切蠲停徵而舊者尤所當緩且聞外縣業已停徵

明公學道愛人爲何願急停止以始待麥秋必持
而徵之非但勢不能支竊恐百姓怨明公也干冒
尊嚴死罪死罪

與王暘谷

道民之宰青浦也蓋在明公去鎮之後不及執
弭以奔奔于旄下私心惋惜然巨公厝注功伐
明江東父老口碑盈路具區笠澤之間荏苒屏
縞蕭寧居明公有大造於吳襄陽峴首天壤
道民所爲向風慕義亦既有年頃挂冠

靈湖世念頓灰道業增長探內典於化人授丹訣
於羽士斷緣息累匿景虛空海內交知露晞星散
每興懷英喆亦輒麾去勿以障我靈明即天台雁
宕神界久敞山靈良遲散友王恒叔釋玄折柬招
遊信使絡繹竟謝未往蒲團一片足了此生矣明
公當代鴻才超世遠前史聞君家池亭甚勝樹石
鑿可門前古松數株鯁楚屈蟠龍擎虬攫秀色刺
天道民何繇以托鉢衲衣來跣趺其下也聖馳聖
道通天爲吏抗萊蕪金魚之節今四壁立甯江上
僅斥鹵五十畝舊歲無粒米登困諸九子姓食
頗繁幾化爲溝中瘠家兄依所親遠糴東甌所有
穀小舟一舲艤憩郡國過糴有禁敬以氣義校身
明公幸長者主持之數口賴以舉火牽率奉于他
息棟息

與田子稅

前年僕嘗應新都汪伯玉司馬白榆社之招時
業已去新都矣去年與方外導師栖遲

不追隨抵掌問恒自

予嘗聞山中而僕亦禁足蒲團上乃不得班荆
臂一快生平僕童牙時嘗讀先生所爲詩女史卷
知先生儻蕩籠罩于古人及觀天中龍田倡和諸
草一何神采散朗也鄭廣文官冷世稱三絕老杜
當時每欽挹其人先生才稅足相埒而意氣過之
矣僕于稅事涉之甚淺得之甚易無當海內役而
海內人十往往癖嗜之比於斐與昌歌之好良有
人緣乎乃今則剗心向道矣不復與諸蒙少年角
雕龍繡虎技而先生猶然以舊業見賞故敢私不
腹心丈夫了手政不在浮藻菁華假令落筆吐
瀾若白地明光錦其於性命了不相關臣曹文
要須識得此 着陶都水蕭子雲九華處士陳
諸公吾師也吾將結局於大覺金仙霧人寂土
先生以爲何如龍伯貞勁爽有氣骨亦好道耽
標人外之趣其爲吏又侃侃絕去纖阿醜態
風塵外物品與僕託契頗深乃先生亦與僕
之親不知其人視其矣今卽來野夫不

與孫以德

僕聞足下離大戚南還乃不知是何艱掩關禁足
之夫與世睽絕聞問罕通無從得故人消息祇有
結念僉僕自叨仕版出爲令每佩服桐江叟兩言
懷仁負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提一片肝膽
上報陛下下惠黔首內厚自檢桺而外行其貞廉
雖一頓啖亦大不敢苟欲洗去浮華歎存冲素足
下知我耳而目之以世俗文士見律若所謂輕俊
浮佻孟浪之態僕寧行之乎惟是輕財慕義愛士

結客先國後家豐物約已邨人之貧急人之難

則英雄義俠儻莠之風僕雖媿焉私心實好之
以爲居身之寶眎之文士浮華氣習故已邈矣
非以此媒榮利梯通顯誠慕好古英雄局面
徐庾江薛伍爾而世人妝點刻畫必欲成林
司馬長卿杜牧元禎韓熙載而後已始無
海內人往往傳僕飲酒能至數斗不醉

其美也哉美僕能勝碑礫小杯幾杯乎傳

其爲登徒毀宋子蘭謬屈何疑當時廟堂之上業已洞管而嚴處之其事不爲不白矣而遠近采賅刻畫未已吳中爲甚不聞昔者楚人左袒登徒子蘭也此何故不過遠聽遙度古來文士率多輕放無檢於今那得不然妝點屠生放誕風流足添宇宙間一段奇事實席上一番談柄口吻津津有若云屠生實檢柙少風調便爾蕭索無趣此亦人情大都哉嗟嗟屠生此身業在蒲團上消十二時

而虛名猶在海內人舌尖底度歲月良不易爲矣天放道氏藉手仇口屏居以來身心安好從外異人授金液還丹道訣行之頗有效驗了性以還造化此外紛紛物屬泡沫介推有言焉用之入山自然尚存悖愍僕則以爲隱不妨文文妨隱僕對知已或淋漓滿紙投筆而上蒲團山河大地即小嘷嘷何害哉東南饑傷甚矣小民斫草根而食美衣冠子女行乞於

為甚道民雖貧猶日不缺脫粟苦費
來生盡饑義無厭飽居恒減食欲與餒者分饑天
下恐從此有事此足下之憂非野人之慮也君安
日欲尋我桃花津上恐不可得請問之阜鄉亭長
與馮開之

去年大潦歲既不登入春連雨三月菜麥俱萎死
斗米一錢有奇海錯亦并踊資並海民人十室九
饑村落山澤之間草無留根樹無完皮城市衣冠
子女牽連行乞甚或度不能活雉經於梁畢命河

伯而富賈豪右自多其困廩厚積深藏日增索高
價風景慘苦言之使人酸鼻弟家僅有穀數十鍾
諸兄諸姊及諸子姓中表家枵腹而人待哺日相
聚一室共啖此脫粟脫粟有限人饑無窮一老姊
以病斃歸歸卧數日即數日餒矣急以舖米餉之
而生平故舊窮交復時時相向道民義不忍厭飽
誓與衆生分苦惱計已無復之富家歎擁饒裕坐
視生靈之窮而惟思乘時射利道民目擊時艱
處絀擅之上而智計莫可如何歎不念五

諸苦皆從自身惡業而生現在之貧窮而餓死悉
過去之富貴而慳貪者也目今得意曾不剎那轉
眴之間溢焉銷滅墮爲焰口生爲餓夫鑿鑿如此
若曹且不信有今生來世之理快意目前而足則
亦無如之何矣若使富貴家盡好慈悲盡行施捨
以衆富濟衆貧何憂百姓饒餒柰何必不能然所
以業深而根墮因在而果成展轉反覆以積此輾
轉之劫也夫上帝主張劫世者帝豈好造是劫以
徒爲衆生哉皆衆生之惡業自取之不能逃也弟

身既隱矣遯於人外乃復以人世疾苦望諸曾
累伏累起妨我淨業漆室憂魯發不郵締足下
無咲其私憂過計邪雖然東教以如傷爲愛西
以平等爲慈學道人卽息景蒲團那得使秦越
生了不關念假令一朝而化離板蕩道人雖其
琴鷄犬入山谷猶恐邏者薰而出之寧得晏食
卧長松脩竹之下乎弟頃者深欲渡江與足下

同如京口訪聶仙翁於烏衣乃

通者起居何似亦時行道當遂精進幸示其狀
長孺醅白是我輩人須與朝夕謬仲仁辯才無碍
大似維摩詰猶惜其舌端太縱橫多知爲敗多言
數窮此兩言者夫夫頂門鍼也何如入夏恐未免
絕糧當告急足下足下困有餘白粲幸不惜運西
江之水

十四卷

終

栖真館集卷之十五

四明鄞郡屠

隆緯真著

會稽越郡呂胤基充符選

書

與王元美司馬

東山紫召遂出矣昔異人懶殘相李鄴侯於嵩
預知其十年宰相張乖崖欲就華山處士入道
士曰時方賴公救火一代偉人受天之命必應
四方寇所未竟即取巨石以塞

先生猶將爲人弋出嵩栖未穩有道者故自
知之先生才蓋百代名滿四海年逾六旬官登九
列以英雄起手以神仙結局受度聖師力踐大道
方且絕萬緣於人外結一茅於山中持戒律於
皇林筆研於天上紫綬去身黃冠在首伊蒲作供
軍持爲侶明心禪觀煉炁中黃勾迹泡空世情灰
冷矣不謂大意有歸人緣未斷安車再至玄纁累
加溷我烟蘿妨我松桂往彼召命公心如石固世
抗表力辭鑿坏掩戶道民亦論書力沮先生無出

先生深領其旨方且謂一丘一壑隱計成矣何圖
詔旨累上強縶幽人重穴搜山迫而令出昔梁武
禮聘陶通明通明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一牛焚
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見而咲曰此人
欲教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遂舍之夫曳尾一
作徵命遂停咨事山中成其高尚都水所以卒
道華陽怡雲聽松若當時必強而迫之通明雖
在隱恐不可得先生隱志堅矣問道篤矣數

名以出山實朝廷張爾天之網

尚未冥邪嗟嗟道人即煉性死心權柄在手猶
積三千八百功行圖滿然後罪消福長書名上清
故僕以爲煉性死心則在位不如蒲團紫行積功
則蒲團不如在位雖然煉性而不以事性猶未煉
死心而不對境心猶未死終身如剝收大修行人
所藉以了道成功之地故尚文范盡留侯東方文
饒長源稚圭玄英諸公昔祭之事之榮建萬世之
策歸根大道古稱劍術仙術之不妨成道也如此
願先生此出以公忠慈愛事以清虛淡寂宅心

計安社稷救寧黔首推轂賢才湔雪冤滯辨恬抑
疎崇正緹邪摧扶強禦哀憐無告上合天心下理
人情時回霽光念在般若即蒞事服官顧或反賢
於蒲團上功課耳方今氣運近衰四方多背南北
存饒流殍相望入春來我海上靈雨三月米穀竭
糴杼軸盡空城市連袂而行乞鄉野枕籍而填溝
木無完皮草無留根傷哉元元楚毒至矣今先
在事何以拯之幸勉作良圖燕居深念積累功

與金時矣陸五臺司寇有一片菩提心焉

民至性肫切先生湏與事事商量道民雖一介文
墨小生徃而爲牧宰上奉三尺下惠萬姓實胼胝
皸皸髮膚不愛恣飭周防嘆咲不苟此先生所耳
而目之而仇家攬據忌者乘之必欲文致成就我
爲浮薄文士而後已先生知我乃亦云相如故勝
井丹無乃亦投杼於三至邪嗚呼藉手仇人吾知
死矣若不至矣嗚飛可宜矣庸詎知失馬非福
去秋道民得遇方外異人授金液玉液口訣更
上藥行之頗有效又遇衡岳金仙翁接

玄關一竅初機後手乃知瑜君所聞殊草草而因
以爲利益非其人矣去年死宛陵哭沈君典墓罷
赴汪司馬白岳之招歲暮乃東擬今春如婁上訪
先生以頃所聞與相印可而前茅且望矣業在仕
路便非野夫所宜往遂_別次且不前敬修尺書道
此縷縷遥望金陵一衣帶水悵矣神飛張東沙大
司馬季子孺愿麗藻翩翩佳公子也向風慕義願
爲執鞭幸先生物色之不悉

東山遂起海內相賀髀髀黃髮故當終究厥用道
民靜中細觀天地升降之幾陰陽消長之會要可
鏡其大都六合間苟有一大事必生一巨人以擔
當之注厝譬畫世界攸賴非常之元固非常人所
辨道民竊計方今天生明公所爲世道有二大事
聖人既遠三教之理晦蝕不明互相排詆宗周孔
者矯張虛僞而踐履踈脫彼西教者馳騁乾慧而
性也昏迷在在出世若無指歸世欺真偽亦罕真
庶幾真儒故上聖不登真佛故了義不徵學人

慎何從得榜樣明公踐蹈矩矱佩服仁義亦所
羽翼六經標幟先民乃又研鹿死之精旨傳曹
之心印以興教振宗爲任以度僧造塔爲功以
濟普度爲願以慈悲平等爲義而使叢林沙門
衆流之歸鉅海措紳學士如傾葵之向大明煩
躁競者望閭而銷鎔調曲淹汗者瞻容而顧
爲世道大事此其一也我高皇帝蕩羯胡之

今日者乃邇來時當久泰人徂治安道民竊觀
寺漸橫內寵漸張黠虜漸驕邊防漸弛將士軟
宗室失所士大夫惟顧身家而罔念公事閭閻
民日崇姪侈而不守檢防理有盛而必衰物無
而不壞天下之隱憂正在今日方今大小臣僚
榮肥之心懷忠篤之慮者能有幾人天生明公
國砥柱逮事三朝以身任天下事知無不爲懷
秉直諤諤蹇蹇方始而袁州父子顛恣則每事

抑袁州近者江陵驕橫則每事匡救江陵國有難
事人人歛迹以退避而明公猷挺身以當之國有
大寃人人藉口以自保而明公猷亦臂以拯之進
人之賢而其人莫知所從進解人之難而其人莫
知所從解藉今當今之世徵明公其誰爲大臣泰
公憂國之楷模乎所爲世道大事此其二也嗟嗟
天下承平久矣乃頃季以來四方災異無日不聞
南北歲事不登饒傷滿路海上去秋大潦爲首

春三月米穀踊貴菜麥萎死四野

根而爲糧良家牽子婦而行乞老弱填于溝壑預
梁習爲椎埋今南仲春業已嗷嗷若此入夏以後
當不知更作何狀矣道民間之吳越之間無不被
災之國豈惟吳越赤縣神州多有之恐天下從此
有事矣當今所倚以爲長城非明公而誰願益以
菩提心作豪傑事諸凡所以康濟蒼生奠安宗社
者不可不深計而熟慮也道民東髮以雕虫一技
成虛名於海內海內皮相之流往往以文墨豎儒
目之又見古來文士多卑踈狂輕俠遠聽遙度意

道民故當是一狂生而不知道民乃不其然亦嘗
究心當世之務往而爲令揮汗馘垢勞動不辭砥
行澡身甚飭惟謹思欲勉樹尺寸以酬生平諸所
厝畫庶幾鉛刀一割之用業亦頗有物色之者矣
顧爲仇家齟齬放廢於時乃便絕念破甑揮手
冠研討無生之理無求不死之方瞥爾出塵飄
度世道民免矣天下事可勿復望諸胃懷矣孔子
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介推云身既隱矣焉
之道民既已懸身物外即攬結雲霞復來

心鍊性匿景殺光故是道民今日事乃復嗷嗷焉
以尸祝代庖以藿食而謀肉食不亦過乎雖然漆
室女子猶然憂魯廢不恤其縮而憂宗國之衰道
民雖不肖嘗食君祿則人臣顧安得便高枕坦腹
弁髦當世邪假今天下從此有事物外野夫求爲
高枕坦腹胡可得而佃翔審察當今少可與語求
其闕鉅顧大負當世之望而又爲道民生平知己
無如明公者明公一吐胸中憂懣少自見
其感榮急知已謂從此投筆卷舌矣道民進不

得爲留侯鄴侯退不失安期圖南天下事賴有公
在道民何憂焉惟是念公春秋不卑矣沙門瓶公
來問知明公起居神氣尚王更願益講爨調之學
以延社稷蒼生之身百凡可佐公家緩急可爲生
霧請命者幸事事留念所謂身任天下知無不爲
者明公之心也道民伏在下風敬俟嘉譽蒙委在
阿育王舍利殿檀越窶人不能爲財施惟草莽
勸善緣少効犬馬耳元美公遂出亦世道一助

與沈純父

道民歸海上方且擘結雲霞搏弄日月以鴻濛爲
舟以元氣爲柁順流而放乎瀨漲之淵以求所謂
十洲三島金堂玉室琪花瑤草巨鯨負之無風而
洪波百丈者庶幾左攬浮丘右拍王喬南宮書名
北斗落藉與天相畢矣此身長在蒲團而儵忽神
遊萬里雖未卽到虛空粉碎撒手上清而把捉提
拈欄柄在我業已真見道之要眇不出乎混沌希
夷金木間隔實惟情塵業識一空子母自戀若雲

若金在鏹大藥不難生黍米不難結手摸鼻
孔通身是汗矣僕別來所得如此足下生平知我
乃以悠悠之口投杼見疑乎白蜺所以忽變海鷗
所以不下道民隱計初成了手可與乃頃者屏翳
爲青並海告饒十室九空強者椎埋良家行乞村
氓時挑苦蕒或斲草根而蛟螭猶然肆害入春
潦連綿三月天時如此野夫仄仄恐有隱憂將不
得高枕而卧長松大石則有携鷄犬入山谷最

身爲秦皮夫妻爲秦毛女吾知免矣足下

無憂又爲世之所指名天下事必集於公願平居
澄神養氣深計孰慮觀管事勢結納英雄它日建
立非常照輝史冊者舍足下而誰嗟嗟世界有公
在僕不妨作摯伯陵龐公陳圖南美僕之踪跡南
不出太東不出台宕公它年角巾野服見訪乎
雖不知我猶當見之請以絳飛花下爲期馬師皇
弟子馬貞白力圭足起人病醫家之良聞且卜居
就李足下幸善遇之卽不用其肘後其人故自雅
流聞之與僕訂鹿門同隱約果如石不此君散朗
惜少精堅元美公遂出髮短齒落臣精銷亡矣柰
何舍淨業而走畏涂恐天下以瑯琊先生爲九萃
山人進退安據此公曩被召僕嘗以書力阻其出
今不復爾亦自有說聞足下乃有終焉志此恐不
能艱侯要終湏一動天文爾僕業禁足不復出遊
足下儻欲聞不妨以扁舟相過

與虞長孺

去歲別足下之宛陵屬沈公子有楚遊遲之一日

司馬白岳之招逼除始返

親交遇從譙咲便不能如客遊蕭散可埋淨業海
上去歲不登入春積雨菜麥萎死饒饑此離野人
無力拯此大青徒扼掌雪涕而止上幽云發考仙
真成道多在季世降魔除妖蕩寇靖難上安社稷
下救生靈生必有期成必有爲許旌陽龍沙八百
之讖業當此時而去秋颶風大潦山徙海溢蛟螭
爲害在在有之東南恐有隱憂願足下努力大道
身當龍沙僕請北面膝行而走下風矣方今媼姪
不辨蒼素失色物多匿情人懷浮巧口吻熊耳方
寸羊腸陸沉之患又不獸專在蛟螭負蠖蠓之智
寶蟬蟬之期者無論卽有抗志人外栖神環中而
心非精堅道非醅白功分於築室志奪於多岐此
生易淪彼岸尚遠求其嚴密深沉雄猛專一立竿
見影不了不休方今足下一人而已僕二六時中
不無出入不無起伏而回光返照未敢暫忘人緣
稍謝輒做蒲團靜功頃頗覺神炁相見漸有交結
之意雖非了手實得初機始知大道只在混沌
之外都無是處何時與足下互相

明道器卓然情高邁之趣多精嚴之實少足
時規之茲遣人往候華僧翁便布此訊不悉
願言

與呂王繩

殘臘別足下除夕廿一日始返家老母荆妻倚閭
良切私計不佞從方外人於雲山烟水間必且携
單瓢隻履入五岳采真不復返白爲揮手謝時人
計得矣如一家八口何蓋歸入門如從雲中陶土不
啻丁家令感三千年歸來而猶乃家人無恙喜可

知已追維死上與王繩周旋把酒謝公樓煙雨
濛河山迴合飛瀑濺人衣冷風颿人語羣公隱
紗帽道人白氎黃絛搔首踟躕上下千古欲空
幕猶隘昏黑下山而設榻精舍一燈熒熒繡佛
隣伊蒲作供架繡祕檢鼎熇異香王人易輕衫
文屐膚神靈清玉山朗映微言名理霏雪裁
使平子解頰洗馬杜口而秀淑溫潤之氣

人高其穢粗銷其鄙滯夜分就寢則天

南好香復共清言秘晷數日裴徊神骨蕭爽如
聞風墜水上不佞細答王繩機神教朗德罷溫
嘗私問君家僮奴爾主人居恒有怒罵乎舍云
必盛怒詈奴輩以癡兒何乃爾如是便已昔劉
饒寬中魏陽元長者以爲世恐無此人乃今於
下良信又爲政豈弟稱真父母宛人深心德之
繩故是人天中人天質自然非繇學致不佞學
力刻習氣銷除褊心猶若不盡足下真吾之師

也不佞歸而遂作閉關計一園手掌大草木蒙茸
禽魚來往矮屋臨水展書匡坐幾於避秦與人世
隔而海國饑饉嗷嗷萬家霑雨晦冥連綿四月野
夫郵氓剥木皮斲草根以爲糧城郭子婦連袂行
乞千百成群市井無賴乘之日闕衢路姦萌漸長
大有隱憂又累答天象示異應在吳越莫敢顯言
時世至此道民雖欲長享用一片蒲團恐不得
居即竄身深山窮絕處又不能便弃妻子如梅

且虞鈞衡之地秉樞筦之司奮勉作良圖以康黔庶以寧皇輿野人敬矯首拭目以俟嘉譽不佞頃益苦貧三旬九食歲饑道阻不敢出門想古來蟲棲穴處若葛稚川陶通明何至進退狼狽如此沈士範近作何狀僕嘗以苦督過之不審能見采納改玉趨否別足下來日念大雅不亡懷風便寄此往辱郡公廖太府并郡丞高別駕三先生款遇不敢一一修候竚爲道謝

與滕開府

伏維明公秉鉞開府以來弊庶懲貪黃墨改轍宣威布德蒼赤嚮風境內無譁海外有截聲猷亦然煜雲美柰何下民應災上天降肯去年春潦繼以秋多颶風蛟龍不仁屏醫肆害歲以不登蓋去年潦饒殆遍東南郡邑海壖澤國寧得不災它郡邑並得申奏蠲免改折皇恩曠蕩民賴以蘓歎此邦氓庶龐愚不能蚤赴有司之庭疾首拊心力陳其狀又適郡有司以遷代時乏正官不及申請而人

綿四月菜麥盡皆萎死海錯亦復不登石穀價至
六錢有奇斗米價至一錢有奇其他蔬菜魚蝦之
屬亦皆踊貴數倍往年並海遠近杼柚其空萬姓
嗷嗷莫保其命鄉野村落之間草無留根木無完
皮一望蕭條傷心酸鼻城邑子婦連袂乞食良家
因饒喪耻習謹曲以媚人寒素不慣行求或羞澁
而噤口人離家散蟻活不能計竭途窮雉經自盡
俄所滿路浮屍填渠嗟嗟傷哉有不忍言者而且
又聞前漸起大有隱憂郡縣有司力求荒政非不

焦勞將議蠲卹則國有定課議賑濟則截無餘費
亦嘗減價以平糴則富戶閉困而愈荒煮粥以活
民則老少涉遠而滋斃古云抹荒無上策官民並
困誠莫如之何矣切念百姓饒荒既已嗷嗷流離
死亡若此而各項錢糧尚爾紛然征比夫百姓此
時朝不謀夕抹死不贍何暇完糧不惟民力必不
能支抑恐意外大有可慮頃者郡縣有司慈悲
敗業暫已緩若不仰控明臺奉有停緩之令

主而有姓日就此離後將不知

狀矣某等爲此俯竭愚悰仰干台聽伏乞懸大明
以照鄙屋散陽春以布窮簷明示有司停徵緩比
卽中間錢糧有勢不容已者亦乞酌量緩急委曲
調停而又求大發賑濟全活此邦則明臺之仁聞
燁然功德無量矣某等退遜林泉跼伏草莽藿不
謀肉尸不代庖顧惟嘗從大夫之後義不忘乎傾
葵丁此災青之時憂方切乎棄梓爲此連名累牘
干冒台嚴伏惟仁明鑒宥采納焉某等不勝悚激
與徐會仍

客歲寓宛陵時足下收爲一長問
繆至今神氣猶恍猶在因風
掩關計宅西園 園如手掌
池構飛閣 間僅可坐
上通雲霧下嵌江海非烟
若五城十二樓園中雜
渠芦葦飛鷓鴣鳴之屬道
跌胎息時而繙經著書足
狀奈何歲之不登道殣相

老母新妻見遊于外客他鄉遂疑道民業從不
外人采真入五岳不復返倚閭良切歸而喜可知
已頃闢荒徑爲掩關計軍持貯水木患誦團焦爲
侶伊蒲作供寄與於禽魚散心於卉木胎息內觀
日求了脫獨柰何歲之不登道殫相望入春來雪
雨連縣四月不解菜麥萎死米穀踊賢四野嗷嗷
木無完皮草無留根城市子婦連袂行乞交臂填
渠羣無賴乘之姦萌漸長隱憂潛伏時事至此道
民雖欲坦腹高枕一室中惡不可得且携妻孥鵲

犬入萬山深絕處拾松子而食之身爲秦役夫妻
爲秦毛女此道民結局之秋也足下寧許之否足
下著書文脊山中日與瞿劬先生爲伍且擁茂林
之美姬兼東山之絲管如此送老差亦不惡第
造物妒足下愉樂行未免爲世人弋以出戰城
勞耳敝爰薛西華者博雅多稔能向嘗與足下
之以貧故遠遊欲得賢地一片冷青氈以餉其
履履足下足下方今人倫之望幸爲寒峻留

與晉登之

黃白仲至自吳門道足下力脩淨業廣作功德
旦國中大智慧沙門咸來集靖廬日其入其自其
度他爲世津梁甚盛甚盛又云吳國晉與吳
入幽都得遍觀閻浮人善惡報應真官依
最力購佛經度母其事良恠足下有記幸寄一
示我如來滅度久矣大法陵夷宗教不振復有一
闡提毀經謗法足下上根人弘道持律廣文殊之
善權體維摩之無礙宣崇四諦妙行三車白毫

光青蓮吐舌將使龍藏其葉義悉鳩摩釋梵天王
心依洪昉脩羅盡發菩提波旬亦歸正法濁界咸
布金沙蠕動並生忉利其爲功行巍峩善緣廣大
何止非衣公端明學士哉婁江公踔厲高朗張學
士圓利宏通陸司寇慈心拯物馮太史爽脫遺塵
沈肩吾和雅清深趙汝師直心伉勁鄧編脩實而
最嚴陸宗伯通而近大王給事玄度可挹顏舍人
冲情不凡汪司馬慧綜教典袁大令識擅多聞
夫子法羅溫夷虞進士道心醇篤其它宰官

清身澡行服膺西教者近日甚多殆難枚舉而沙
門精持戒經深入禪悅耻脩獨覺普度有情爲當
代之智顓遠公則蓮池上人一人而已末法季世
大道將興其在此時乎其在此時乎願足下益以
勇猛勝力持之幸其僕博地凡夫性慕玄脩妄希
冲舉頃從異人授金液還丹訣而奉佛悟禪不離
空觀昔陶通明故是脩玄門者乃夢佛授記爲勝
力菩薩遂詣鄮縣阿育王寺授五大戒僕私心亦
願若是間作二教書亦嘗研討參同不欲別立門

尸足下無以楞嚴十種仙人訕誚我瑯琊公遂
山海內動色相賀遠志小草昔人所云蒼生如
石何何以大慰物情此公亮當壽之曾懷父矣
掩關日擁一蒲團而歲之阻饑澤國此離狀至
忍言雖道民亦不免枵餒聞吳中饑不減越地
下念此世界衆生作何計畫霍不謀肉故也善
此一丘而足願慈悲那得惹爾僕日夕焚香長
願天爲衆生請命足下想同之矣茲遣奴子

與陳立甫

秦望宛委金簡玉書不穀竟爾無緣得一菟擘是
道民之塵心未盡山霧拒客深矣歲之不登澤國
嗷嗷道殣流殍吳越相望不穀雖黃冠乎居恒減
食茹素長跼搏頽爲衆生請命杞憂猶然在使君
徒跣憂勞可知矣孝女江邊黃生白仲爲使君部
下士其人私江海霧氣閔才逸調獨立震旦空絕
四人所爲韻語長篇短章鴻苑詭肆声中哀玉色

掩朝霞如龍跨行空金鷄譬海驟而當之目眩意
樞骨爽神矚捉筆臨池瀋墨數斗頃刻千紙蛟螭
虎攫雨急電駛顧盼生風姿態橫逸不穀不誕
其於雕龍之業自謂夙授霧骨得之不難取之
快少所推讓俯仰上下獨賞伏此生會稽自句
創霸種蠡計倪諸賢如雲千秋而後不乏英備
爲黃髮二事大臣駢肩繫趾乃或多推而不文
者豈惟缺焉山川黠澹今者始有白

世夫是在長安此人以千秋意氣自負
身奉詠宥有之宋家小侯好文白仲游揚其間形
影乍合遂招含沙流播以來醜馬回首亟從曠遠
返於恬愉乃今觀白仲長空奉佛條條然作深山
衲子相笑向以揮斥睥睨謂雲霄可立致一旦手
羽摧落壯士無色去家十餘載來歸猶然布帽青
衫一寒如故門無懷刺之賓閨有下機之婦寸舌
猶在四壁都無傷哉蓋代大才子流落至此無論
人世事謂天道何令此人僅而一第祥慶威鳳所

至傾都今之昂首天路者其皆有黃生片言隻字
者邪僕東海男子平生無兒女腸亦無兒女淚每
念此人便欲潸然被而部中有士若夫人是下耶
得不知知之而不非常賜顏色披肝膽足下之爲
吏俗矣他日物論以足下爲何如不殺與蕭府君
無生平雅宜亦可出此書示府君大越實有才
代篠蕩瓘晁諸侯寧得不假以爲重乎道民義
爲庸兒作說客幸見采納王臣王臣

客歲過死陵辱王繩使君欵遇良厚見王繩天藻
煥發德羅深温下樹蕭森珥璋特達僕是用向往
彌虔盟存金石矣深欲遇向餘一謝先生通家之
雅乃緣歲儉時艱出門不易仰氣脉脉結念可知
上虞黃白仲絕代之才軼羣之骨詩賦瑰備閱放
鳳翥龍驤合德臨妝夷光在御姿媚掩抑國色無
雙臨池之葉風神散朗衛夫人王氏父子褚河南
歐陽率更時出入其筆端而益以自運骨力橫絕
當世又如四聲畫品無所不備不屑爲僕生平

少所推髣獨於此君心賞神伏每見白仲含
毫伸紙便慙焉自失欲燒其不律矣會稽有才如
此實使天地開明山川秀競古稱竹箭不復足挂
人齒牙僕非悠悠之口足下當信鍾期不失聽矣
黃君慕太傅公明德諸子姓翩翩文采大有王謝
門風願一入武庫開廣胃懷幸足下下榻延款此
君毫端塵尾信足千秋顧盼之間如石投水昔
融之薦禰衡賀監之賞李白誠繇出於縉衣好
代人情深惟足下亮答

與呂調父

今海內稱賢公，子必首推足。下豈不以耽文好士，
惟恐不及。有大梁東阿之風，馬乃吾鄉，相距不百
里有曠代逸才，足下烏可不知。則孝女江上黃白
仲先生也。白仲與道民稱金石交，於長安道民結
髮譚，稅所論交，頗傾海內賢豪。要如黃君當世無
兩世有真，汪罔則孱夫奪氣，世有真，夷光則粉黛
無色。今之所謂汪罔夷光多，儼耳真則黃君無乃
是乎。不意強項人少，所推服，惟遇此人，即日鞠而

定舌聃而不下，幾欲然其銀不律，不復以雕龍
為事。當世有此人，又近出君鄉，而西陵以東，無有
物色之者，竊為足下耻之。故敬以奉聞。黃君遊倦
矣，布帽青衫，一寒如故。入門見機，上相對作牛衣
泣。細君握手，勞苦萬里來歸，十年作客，風波撼頓
猶幸頭顱無恙。何復問腰下有金魚否。黃君仰首
而問其細君，吾舌在乎。舌在則亦何愁。四壁而無
星小兒見此君，落拓狀相聚，訕笑左右。願時

又無有可與議千秋業者，乃即走句

不任把臂驚喜都忘寒暄便問金仙羽客生涯近
頗長進不蓋日共蒲團林香麈跌真成莫逆彌月
告還過旬餘思一望見賢兄弟丰神私其緒論黃
君故是長參奉素道人無煩烹羊膾鯉治十日平
原酒第爲作伊蒲之供足矣有可爲大才子地者
不惜氣力幸甚

與陳伯禘

弟不奉德音五易裘葛矣前歲曾寓一書於武原
之錢孝廉候謝仁兄都門解裝之恩不知得達掌

記者不去年九月以疋哭君典墓出門偶遇方外
異人於虎林與之掩關下棧研討靜業夔跌蒲團
者一月比出關便如宛陵屬沈公子入楚候之歸
又復一月而沈生意竟未還歲逼除矣乃辱新都汪
伯玉司馬使使來逆覽詣白榆社盤桓旬日急問
東下溪舫無繇訪仁兄就李牽率不得覆魚之便
結念可知會關吏浦君知仁兄客歲曾到虎林
弟先後相左益爲惘惘入春來靈雨連絲歲以
幾道殫相望吳越嗷嗷弟日深杞人之憂身

貧減食茹素時時望空長跽搏頰爲衆生請命道
路艱虞不敢出門跬步惟侍老母守妻孥作蒲團
上活計而已忽承信使翰貺從西來知真人紫氣
已向會稽乘輿渡孝女江入官奴城與道民一話
契濶叅訂玄宗良亦快事柰何立馬踟躕臨江而
返聞命悵怛如何爲情弟居句甬海徼馮聞之謂
爲是天盡頓處自非使日本琉球那得輕涉此地
訪長卿長卿家故四壁會湏立槁江上耳年來海
內交知徃徃東濟西陵及剡而止仁兄復然長卿

竄身島國獸有謝氏姪女姓王青牛來吊形影寬
閑寂寞與人世邈隔仁兄念此當爲泫然上虞黃
白仲才執絕代近復大洗文士氣態入道還真今
賴此君來一破寥閭刻下且亦告行當復蠅蝟蒙
尸矣仁兄高才盛年政宜策豎鴻鉅不當久眷林
臯再行陳乞何故虎林把臂秋以爲期臨書黯折

畬王胤昌太史

道民屏居江塢蓬藁當路蠅蝟翳門白氈黃絲
影方外軍持木患棲神化書締真實

悟寂觀空一絲不罣卽海內舊遊車轍杳然竿牘
久罷雅如隔世亦似避秦二六時自審胃懷空洞
都無生滅都無起伏偶一念興不出道民蒲團生
活靈跏絕瞑遊乎混沌息乎鴻濛外不復知山河
大地內不復知四大形骸又何論人間世變勾閃
爍賊電聚沫事哉放廢以來五易表葛無一字抵
長安諸故人非欲引抗自高誠穆穆憤憤念不及
此頃趙奉常歸忽以足下手書見遺索索百十言
掩抑沉抑何寄深遐向無生平何遽有此猶憶褻

出國門祖帳如雲傾都扼腕逮返初服遂絕寒暄
今日數千里檄題申章相念乃屬胤昌足下陳義
一何高手書辭謂僕蒙詬受誣抱此憤懣宜如子
長之報任少卿李陵之與蘓屬國剗腹腸於紙上
馮涕淚於毫端黃河砰湃五岳隱起磊塊心迹千
載猶新使胤昌讀之無雲而震不寒而栗風瀟瀟
從易水來詎不雄豪颯爽快人哉乃不知道民年
壯心盡矣夫太憤觸虹大冤感天相累悲風雲

中軍名理玄詣形神超越信安之徒窮愁咄咄空
而書空則安稱大小品爲道民私心陋之道民重
以宿業招彼毒喙伯延塚旁實生彼夫子蘭諛屈
登徒毀宋傳之遠近驚誰異事然而古來瓌奇僞
儻之士多不免于惡口含沙之虫何代無之如必
以遭譏被譏爲賢則彼譏然者當何指擿如必以
蒙詬負耻爲不肖則古大聖賢亦嘗被流言此披
裘所以畏皮相管鮑所以齊心知也道民方且立
青窠之圃翮廣莫之鄉飲恬愉之津咀宵眇之駛

噲而忘言漠乎無諍業感足下相念之雅誠欲衝
冠投袂作憤激不平之譚則學道降心之謂何欲
塞兌紆機遵老氏沉嘿之旨則又胡以仰副知己
之萬一故敢以生平梗槩崖略言之往者彼夫以
仇故攜掖中傷非復人理維時當宁洞燭誣罔顯
紕其人羣情憤然咸持公議道民仰天一咲而
冠履衰今日之紅塵還我舊時之白雲竹逕松
不復顧者鹿駭鶴鴛安事馬蹄樹犬猶宿冥鴻
遂爾何用復置嗷嗷則爲知己耳道民生而

天性坦直未嘗學少季高日俊佻凌蹈欲以雕
譁於當世亦不解開門置驛樹黨廣交游大人以
成名家貧少減書耳目儉狹操管吾伊其于執也
涉之甚淺每顧影自照鄙哉直膚何所比數時吐
一辭縱心矢口本無意專精却許語出而時人好
之誠不自知其所以好也而海內賢豪漸以暱就
面彼影類語被擗捨性復柔和平開朗絕去町畦無
賢愚貴賤雅俗至則推心置之亦將借以磨煉身
心陶鎔習氣安見明鏡罷于累照安見源泉憚于

數汲又好稱人之長護人之短德人之恩忘人之
仇鄙人之窮急人之難嚴于律身踈於接物明于
庶愛闔於防奸物情歸之悔吝繇起性不善趨君
不鮮挑捷居恒讀晉書見當時名流散情喪禮害
義傷教心甚非之體無惰容口無媒語雖讌樂飲
洽絕不爲盤礴謹呼而遠聽不答徒見王何任
稽阮通偉古文士並爾今何獨不然而道民齊
忘機坦中頗與曠士同趣又吳越間人好

豪客酒朋浸漬迹疑同浴事類褻裳謂屠生必是
天之放民仇家將挾其私動指曠逸好事欲快其
口通傳風神譚者易行聞者易信喻訛喧囂百不
得一不知道民實拘拘翦翦者手栝杓則攢眉對
歌舞則閉目時而發興大劇不過清言解頤瀟瀟
泠泠爲哢而已今東臯接鄰供奉連肩未免撒手
唾去夫夫褻青布巾行櫟邀俗禮者何足與語達
而海內誤傳屠生俠如朱家狂如鼓吏痴人前何
可說夢往僕當出國門一思者倡說曰人言長卿

狂傲亡之蓋大都以名與客敗名者美好器物忌
多取多取不祥長卿居都客無賢愚賤雅俗咸
及其門不及其門至不比人數士何至使人若此
能無及乎知我者解之曰子謬矣長卿不附名名
附長卿客實好之而趨之長卿者胡嘗日開門挈
鈴而呼客乎人皆自愛其精神其樂暄聒耗磨而
以自敝也彼蓋迫之而應直無用遁逃而假以
緣應迹者也客實就之又舉以爲罪乎嗟嗟其
哉美今者道民名敗而世之趨名者不前

世之趨官人者不前家徒四壁立而世之趨利者
不前播越江介而故人之在遠道者不前天去其
疾美盡日而庭無履綦門可羅雀時繙貝葉時誦
葉珠時討玄宗時耽憚悅收視返聽葆頤霽光金
木交并虛室生白亦既沖和融液故應妙處自知
起而散步微唵魚跳藻上鳥鳴花間身游上皇趣
在濛濛豈不亦脩慘幽寂有攸矣世之人當其處
喧嬰物則作煩躁想當其逃虛屏幽則作落莫想
夫其煩躁所以落莫道民于此兩者之觀齊矣緊

豈惟世緣卽所稱稊文少嘗好之今亦剗除不甚
留意傖文椎鄙往往攻招文人標其無行舛哉王
子猷之言曰井丹高潔不如相如悞世是使後世
以爲口實者也世亦有無行文人豈謂文人必無
行耶文章家譚性命稱先王宣麗藻揚鴻鉅廣覽
衡鑑多聞善敗高者通徹靈竅下者顧惜皮毛何
爲而必無行乎務華絕根厥有涼德言高于青天
行卑於黃泉文園竊妻執戟附莽路粹傾險潘
潘佞延清躁競崔湜淹洿世亦有之乃聖門

夏而下若大夫左丘明賈長沙董江都鄭康成服
子慎孔安國班叔皮張平子孔文舉皇甫玄晏張
茂先陸平原東廣微夏侯孝若陶靖節蕭統子雲
任彥升徐孝穆張曲江蘆許公柱少陵韓昌黎白
香山孟襄陽司空文明歐陽文忠蘓端明諸公行
義踔絕粹美無瑕者上下數千載莫可僂指而謂
文士悉皆無行如烏之必黔鵠之必白亦敢于厚
誣古人矣然則世之操履純備者斷屬之間閭鄙
民而古今明德大賢豈皆難登不識一丁者邪即

尼父弘訓于六籍猶龍垂文于五千要亦不可
不文矣夫要結人譽者恒飾行而砥畏仲埋者多
謹而慎獨惟淫凶恣肆無忌者忽焉道民佩仁義
於姬孔脩性命于老釋二六時中一念錯迕神聰
罔私一事乖違帝鑒有赤伐毛洗髓蕩累滌滓惟
恐不盡夫克己亦大難矣輒自謂無過則吾豈敢
而或乃搯而下等之恣肆無忌者又烏能受而甘
心耶足下謂道民孝友純篤廉介刻厲頽上青浦
古稱循吏何以加諸豈有如此人而頽然自放太

閑也乎道民竊媿此言歎息知我矣道民爲今六
年上報朝廷下惠黔首已矣無愛嘔嘆不苟即今
削籍歸來四壁蕭然八口怙餒而前怡娛自得嚮
道彌虔上勤身苦行若是而衆必加以惡名竊恐
違入道之正傷天地之和也道民學道者委命于
宿業降心難取怡然不屑耳若遭遇于未聞道之
先以其壯心來彼竟氣叩扶日列頭擊風飛雷何
難焉嗟乎唐某越國男子進不得登休想於雲臺
遂道可踐大道十常寶生不得享全

猶可書崑崙名於上清大劫以策則有梅岑山梅尉
隱處阜鄉其馬秦飛花雷嶺安即脫玉馬東去可
問蓬萊紫霞洞近在几霄洛伽小白華山響陀羅
則太上道場在馬紅蓮開十丈垂海面白是踏之
香冉冉生於布鞞內地則有四明洞天劉綱丹竈
尚存樊榭無恙是皆道民結局處夫舍垢忍辱和
光埋照學人所保此之不保而尚爾錚錚闔鞞擊
鼓以求亡羊不亦左乎第恐世人不答吠声傳謠
令思罪者憚於脩辭不文者藉以截拙良可惜矣

是道民之所爲不能已於嘷嘷者也君不見乎黑
雲上升雷雨晦冥過而太空朗如狂飈下擊洪濤
洶起過而平波若鏡道民獨爲知己發辭吐氣若
此投筆而登蒲團何物不遣何念不空美若足下
執而以荆軻篇疑柴桑翁雄心未盡無乃猶屬皮
相乎道民頃以疑神之久實遇異人餌上藥度世
大事稍有欄柵眼前得夫聚散蠃螻螺贏無足爲
知己稱說者馮開之散是戊寅人生平分義皦
日靡渝往道民新得不飲以不祥之身爲

故人累東歸稍稍引避吾自蹠之銷声滅影歸之
不得前其踪跡則爾乃吾兩人介石之義豈有闕
焉而世人遂疑問之二三取谷風儼有位詎不又
大寃乎蓋好事之不答往往如此嗟嗟多言數窮
以悉知己余過矣余行向神明懺之矣



十五卷終

卷之十五

又三

